

我的乡愁

后海之浴

●侯修圃

青岛三面环海，老青岛人把市区南部的海称为“前海”，把胶州湾沿岸称为“后海”。我在后海边住了17年，正值人生最美好的时光。盛夏洗海澡，是我生活中的一朵浪花，想起来非常有趣。

1960年，我家搬到离后海边只有百米的西广场。从菏泽四路拐到西江路走一段路就能望见海。海边有座沙库，沙是从胶州湾西岸用船运过来的，当年青岛市建筑行业用沙多数来自这里，曾经的沙库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后海当时的浴场不大，只有百米见方，不在青岛浴场排序中。浴场北面是一座小山，山不高，涨潮时像小丘。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站在海边遥望胶州湾，无风无浪，波平如镜。远处，常有海轮泊在海里等待进港。近处，小山时沉时浮，恰似海螺。山上没有树，没有土，只有石头。来这里洗海澡的，多是附近的居民，在家里换好泳衣，走到浴场，把拖鞋扔在岸边，跳下水就撒欢，累了就游到小山，坐在石头上休息一会。洗完海澡，走回家冲水，十分方便。

我就职的学校也在后海边，我一般不在上班时洗海澡。放了暑假，浴场才是我的游泳天堂。中午吃了饭，穿上泳裤，换好拖鞋，拿着塑料袋，走到海边。满潮时，跳进海里尽情地蛙泳、自由泳、侧泳、仰泳、踩水，兴趣盎然，一

花事依旧

绚烂一夏牵牛花

●邓婧

夏季清晨，下了一夜的雨终于停了，阳光重新铺满大地。伴着清爽的微风，清脆悦耳的鸟叫声不绝于耳，抬头向远处望去，天边竟有一道彩虹遥遥地挂着，晨光为它镶上了金边，格外好看。一旁，栅栏上攀爬的牵牛花也竞相开放，粉色的、白色的、紫色的，一朵朵，一串串，像是一排排高高扬起的小喇叭正在合奏美妙的乐曲。

驻足细细观赏着眼前的小喇叭，脑海中浮现起在胡同里成长的童年时光。小时候，我的生活里开满了小小的牵牛花。朴素又惊艳的牵牛花，菜园里，房前屋后随处可见，无须打理，一点也不娇气，黑色的花种落在哪里，就在哪里生根，盛夏繁花一片。我家房前有面篱笆墙，每到夏天就爬满牵牛花，纤细的藤蔓紧紧缠绕着竹子，绽放的花朵薄如蝉翼，透明轻盈，脉络清晰可见。花朵的颜色会随着气温而变化，早晨是深邃的蓝紫色，到了傍晚是梦幻的紫红色，随风盈动，肆意起舞，美丽极了。每天上学的路上，篱笆上的牵牛花迎着朝阳盛开，有花的地方就充满活力，看着花我总能感受到蓬勃的朝气。

女孩子从小就爱美，常常琢磨着怎么打扮自己，牵牛花就是我们的最爱。夏天的傍晚，我们几个小姐妹相约溜出家门，围在篱笆上的牵牛花旁，摘下几朵放在

最美风景

父亲的西瓜地

●李成炎

每到阳光灿烂的夏日，我都会想起那片属于父亲的西瓜地。那里充满了辛勤与欢笑，希望与期待。阳光洒在绿油油的瓜叶上，一颗颗圆润的西瓜静静地躺在地上，等待着慢慢长大成熟。

父亲是勤劳的农民，他的西瓜地就是他的梦想。他悉心照料每一株西瓜苗，从播种到施肥，从除草到防虫，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。他的西瓜地不仅是一片土地，更是他生活的希望和对家人的爱的承诺。

我还记得那个阳光炽烈的午后，我放学后跑到西瓜地里找父亲。他正背对着我在给西瓜蔓修剪，那熟悉的背影让我感到无比安心。我悄悄地走到他身后，轻轻喊了声“爸爸”。他转过身来，脸上挂着微笑，用沾满泥土的手摸了摸我的头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父亲的付出与坚持，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。

在西瓜地的角落里，有一棵被称为“瓜王”的西瓜藤。它枝繁叶茂，果实累累，是所有西瓜藤中挂果最多、果实最丰满的一棵。这是父亲最引以为傲的成果，也是他对我讲述最多的话题。他会指着那棵西瓜藤，告诉我何为坚韧不拔，何为勇往直前。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。然而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一场暴雨过后，西瓜地遭受了重创。许多西瓜藤被狂风吹倒，叶子上布满了泥泞，曾经硕果累累的“瓜王”也在这场风雨中黯然失色。父亲站在西瓜地中央，默默注视着这一切，眼神里充满了悲伤和无助。

扫夏日的烦躁。碰到跌潮，就在水里踩蛤蜊，踩着一个，弯腰伸手抠出来，放进塑料袋里，一中午能摸半塑料袋。取点海水让蛤蜊吐沙，晚上就是下酒的小菜。有时也加入赶海大军，大人孩子，拿着小桶、脸盆、铁铲、锤子，到小山上挖蛤蜊，捉蟹子，砸海蛎子，逮小鱼。开始涨潮了，人人满载而归。不久，棚户区里就飘起炊烟，散发出炸鱼的芳香。

初秋，有时夜间狂风暴雨，第二天雨停天晴，海水涨潮，海边会漂来一根根褐色的海带。那时，海水养殖场在胶州湾种植了大片海带。风浪大的时候，有的海带就会脱落，被海浪推向岸边。人们捞出海带，用绳子捆绑起来，拿回家做菜或者晒干储存备用。后海，馈赠给人们丰富的海鲜，也是附近居民游泳休闲的场所，但也有凶险一面。1967年初秋，我所在学校一名三年级女孩，在浴场被海浪冲走。学校组织我们七八名会游泳的男教师去打捞，我们游遍了浴场，寻找了两三个小时也没找到。结果第二天早上，有人在岸边发现了女孩的遗体，所有人都痛心不已。

后海之浴，给了我太多的欢乐，至今念念不忘。可惜，20世纪80年代，那片海域被填海造地，浴场消失了，小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工厂的厂房。自此，后海之浴成为了我的乡愁。

小碗里，用鹅卵石揉碎捣成汁。奶奶说，要加点明矾固色。家里没有明矾，就用咸盐代替，小心翼翼地涂在指甲上，再用树叶包好包严。等待一夜，第二天取下，指甲就染好了，淡淡的粉色、紫色，看着欢喜极了。牵牛花还可以做成耳坠，一头掐着花蒂一头捏着花瓣，轻轻往下拉，拉出里边的花柱但不要拉断，挂在耳朵上能美上一天。小小牵牛花，是我们女孩子的好伙伴，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，装点了我们童年的夏天。

夏天也是蚊虫的狂欢季，在外玩耍总免不了被咬几个包。这时候，奶奶看我又痛又痒实在难受，就去摘下几片牵牛花的叶子，研磨捣烂，帮我敷在被叮咬的地方，过了一会儿果然没那么痒了。我觉得好神奇，兴奋地跑去感谢奶奶。奶奶看着我，笑意盈盈，慈爱的目光至今依然留在我的心里。原来，小小牵牛花还有止痛止痒，清热解毒的功效，是实用价值很高的良药。

记忆里的那片竹篱笆，早就消失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中，牵牛花也愈见愈少。今天彩虹下的牵牛花勾起了我的童年回忆，我想念小姐妹们的欢声笑语，也想念和奶奶一起生活的烟火时光。岁月不待人，花事年年依旧。每个盛夏，牵牛花如约绽放。记忆中胡同里温馨的夏日时光，绚烂一夏的牵牛花，总是让我怀恋不已。

然而，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放弃。他知道这片土地给予了他许多，也愿意为了这片土地付出更多。他重新整理西瓜藤，把那些损坏的藤条修剪掉，腐烂的小西瓜清理掉，父亲希望这片西瓜地能够重新丰饶起来。我也加入了父亲的行动，每天放学后都来西瓜地帮忙照料这些大病初愈极其实脆弱的生命。

日复一日，父亲的坚持和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。西瓜地在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，一颗颗翠绿的西瓜在微风中摇曳生姿。而那棵曾经的“瓜王”也重新焕发出活力，它的果实依然饱满圆润，仿佛在诉说着一段不屈不挠的传奇。

在这片重新焕发生机的西瓜地中，我学会了何为坚忍与毅力，何为责任与担当。我看到了父亲对土地的热爱和对家庭的付出，也深深感受到了他对我的期望和关爱。这片西瓜地教会了我生活的真谛，也让我更加了解了父亲的辛勤和不易。

如今，我已长大，离开了那片熟悉的西瓜地，但那里的欢声笑语和父亲的教诲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。每当夏天来临，我总会想起那段美好的时光和父亲那熟悉的背影。我知道，那片西瓜地不仅是我成长的见证，更是父亲用爱和汗水灌溉出的希望之田。

在岁月的长河中，许多事物都会发生变化，但父亲的那片西瓜地却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。父亲那份无私的爱与付出，也如那片西瓜地般深深地影响着我，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屈不挠，勇往直前。

“在贺州乡下人家里，我见墙边放着数个带孔的陶罐，陶罐里养着蛙，问其缘故，回答是防贼的。先是不解，蓦地明白，拍手叫好。一般防贼都是养狗，狗多是在打盹儿，要是有贼，它就扑着叫；而蛙平常爱说话，贼一来，却噤声了。”

偶然读到贾平凹的《蛙事》，深感新奇有趣，平生第一次听说蛙还有防贼的功用。新奇之余，却又心生疑虑：且不说养蛙是否可以防贼，也不说是否真有人养蛙来防贼，只是，人来了，呱呱叫的蛙真的会噤声吗？

不由得想起几件与蛙声有关的小事。

春日夜间，从荷塘过，戴着耳机听书，忽觉有蛙鸣之声入耳，以为是幻觉。其时夏天未到，塘里枯荷倒挂，一派萧索，难道蛙们已经开始演奏了？于是取下耳机，细听。“呱！”“呱呱！”的确是蛙声自荷塘里传来。悄悄走下去，蛙鸣依旧。内心不觉有了初夏的味道。栈道那边，有妇人牵着狗顺着曲廊走过来，狗儿蹦跳撒欢，妇人吆喝着狗。蛙们忽然噤声，荷塘一下子寂静下来。看来，人来蛙鸣即止，此言不虚。

也是春天，去花果山看桃花。山坳里一方鱼塘，四周无遮无拦。我们在山上的桃林里穿行，蛙们在鱼塘里大声歌唱。待我们下到塘边，青蛙一只一只“扑通扑通”跳进塘里，蛙鸣却一声也没有了。果然，人来蛙不鸣。想起早些年，在老家，夏夜捉蛙的事。稻叶泛起金色的光芒，稻穗低下沉甸甸的头颅，田野里，蛙声雄浑而嘹亮。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月色也好，月光下的田野如梦如幻。蛙们从稻田里走出来，蹲在田埂上乘凉，歌唱。我们拿了背篓，带上手电筒，鱼一样游进夜色中。“呱！”“呱呱！”蛙们歌声热烈，好像在列队欢迎。待我们走到田埂上，蛙声小下来，忽然就悄无声息了。拿电筒一照，有只青蛙蹲在草丛里，鼓着眼睛，一声不响。轻手轻脚走过去，用手一扑，一团软滑的暗绿清凉充盈于掌心。“嘣咚！”一只青蛙跳进稻田，“嘣咚！”“嘣咚！”蛙们得到了信号，纷纷跳进稻田里去了。一时间，稻田里只有月色的游弋，只有稻谷的香气。

如此看来，养蛙防贼，未尝不可。尽信书不如无书。生而为人，应该有质疑精神。世界很奇妙，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行事方式，生存智慧，这是孤陋寡闻的我所不懂的。不管怎样，蛙鸣声声，都是夏夜的风景。

暑气喧腾，正是蛙鸣如鼓的季节。夜幕下的田野，是蛙的舞台，蛙们夜夜集会，演奏，歌声嘹亮，气韵生动。蛙声里的村庄寂静安详，自有一种神秘寥廓的力量。就是我所在的小城，也是夜夜蛙声。暮色还没落下来，蛙的演奏早开场了。“呱！”“呱呱！”“呱呱呱！”一唱一和，一呼百应，噪音洪亮，节奏感极强。不知蛙们在讨论什么，歌唱什么，居然如此热烈高亢而乐此不疲。有时半夜醒来，听得蛙声阵阵，仿佛身处田园，四周稻禾起伏，群山连绵。

平日并未见到蛙的身影，不知它们寄身何处。不过，小区临河而建，河道穿城而过。封闭的河道里，流水悠悠，水草柔柔，想必那就是蛙们的世界。有了蛙声，再长的夜也不会沉闷。蛙是夏夜的歌者，生活的歌唱家，唱来了清凉，唱来了愉悦。看来蛙真是昼伏夜出，属于精力旺盛，夜间不寐的摇滚歌手。

来稿要求1000字—1500字左右，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，而且一定要原创，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投稿邮箱:
zaobaofukan@126.com



扫码关注
“文化青岛”

注事如风

听取蛙声一片

·王优